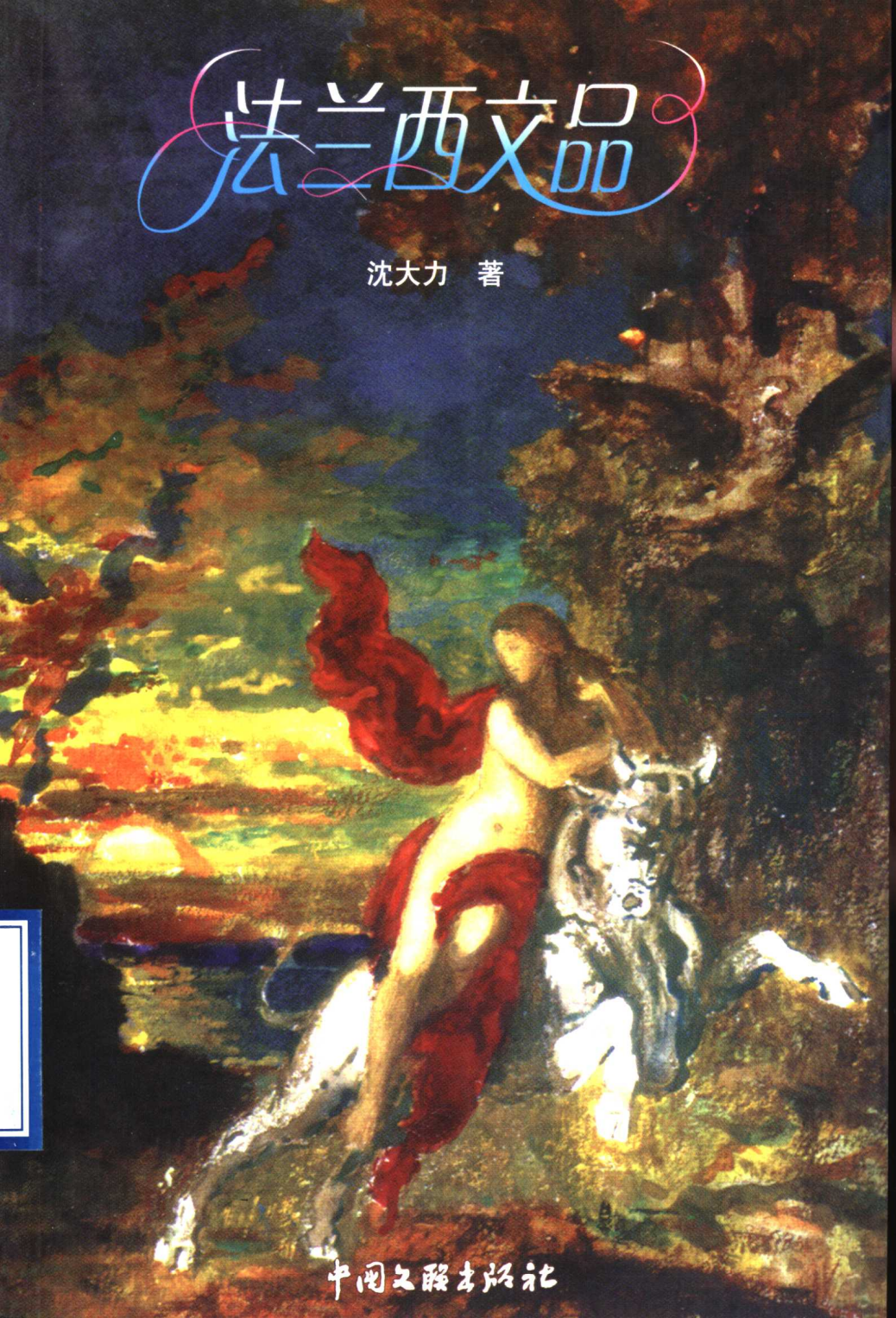


法兰西文品

沈大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法兰西 文明

■ 沈大力 著



莱达与天鹅 (法) 古斯塔夫·莫罗绘

塞纳河畔旧书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兰西文品/沈大力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1

ISBN 7-5059-4421-8

I. 法… II. 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2684 号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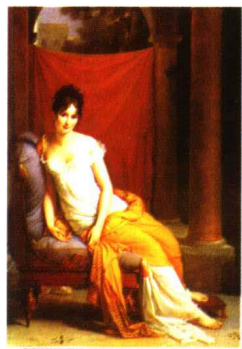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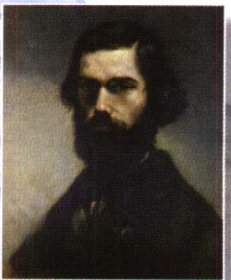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资助, 谨致谢意

书 名	法兰西文品
作 者	沈大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 壮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
插 页	2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201-8/1·3273
定 价	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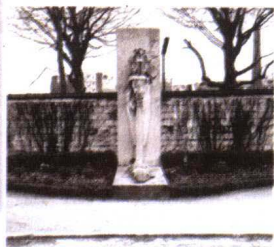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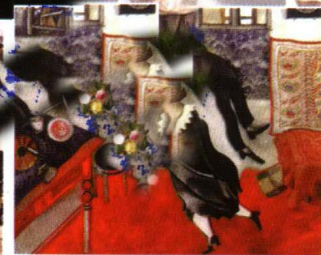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卢梭墓所在地白杨岛



巴黎文学沙龙的雷卡米耶女史



序

法兰西民族豪迈地声称,他们的祖国是“自由之邦”,自己的首都为光明的“启蒙城”。

无疑,凡踏上那片美丽丰饶的土地,尤其是看到巴黎风韵的异域人,都会感到那里蒸腾着一种启蒙催化的朝气,洋溢着似乎永不停息的生命热忱,实为其他任何一座西方大都会所不可企及。

早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马赛曲》和《出征歌》就震撼了封建的欧罗巴,召唤人们奋起摧毁君主专制。1830年,德拉克瓦从“光荣的三天”里获得灵感,绘出最能显示法兰西民族反抗性格的巨幅油画《自由引导着人民》。翌年,里昂丝织工人又举起凛斥剥削的黑纱旗,在《卡奴》一歌里唱出了争当天下主人的心声。及至1871年初春,“巴黎公社”终于实践了“人民主权”,展现了恋人心怀充满阳光的“樱桃时节”。

在那大地萌动的岁月,大画家库尔贝在民主的基础上召集成立了“巴黎美术家协会”,庄严宣告:

“艺术乃自由之表达,彻底摆脱任何政府监护和一切特权。”

这是法兰西继《人权宣言》之后,向世界颁布的“艺术民主宣言”,辉映着法国文化结晶的英华。

漫步塞纳河畔,行至米拉波桥,曼吟起阿波里奈尔昔日有感于斯桥而赋的失恋诗,再到拉丁区的绿洲“卢森堡公园”,欣赏“美狄契斯喷泉”上的希腊神话石雕,或闲游帕卡泰尔花园,静观其中的《恋泉》,或再远去萨瓦,泛舟阿尔卑斯山下的布尔热湖,追诵拉马丁《冥思集》中的名篇《湖》,无不感觉法兰西文苑的浪漫气息,触及此浪漫风格的自由灵魂,开畅自己穿谷探幽的境界。

目前国人对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了解,虽较昔日开豁明达,但尚有囿于定见,或失之偏颇的现象。譬如,依旧盲目地散播《茶花女》的爱情神话,而小仲马的虚伪说教在十九世纪已暴露无遗,在他自己的国度遭人唾弃。观此种种现象,可见当前在文化交流中扩展视野,开阔思路之必要。

显然,传布一种外来文化,要旨在于撷其英华,以消除一个民族封闭的精神状态和现代社会物化倾向造成的精神滞闷。因此,对待法国文化艺术,中国最需要的,是汲取其民主精神,以冲决道道封建藩篱,像众川归海那样,趋向国际文化的汇流,以解人类对精神生活的焦渴。另一方面,法国在世界范围坚持不懈地反对文艺商业化,对我们更清醒地看待当前的“大众文化”潮流,更冷静地思考其弊端,亦不无借鉴。

目 录

序

第一辑

布尔热湖浪漫曲	(2)
诗坛“流星”兰波	(9)
兰波热浪	(13)
夜莺之死	(15)
恶之幽华	(19)
波德莱尔的情人	(24)
巴黎夜话	(26)
卢梭的悲剧	(31)
布吕赫的天鹅	(34)
两首《马赛曲》的回旋	(39)
冲天的歌	(43)
樱桃时节	(46)
樱桃咏赞	(51)
愤怒的樱桃	(54)
巴黎公社的儿歌	(57)
关于《国际歌》作者的最早文献	(60)
诗豪铁闻	(63)
芦笛	(66)
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	(70)
汉译《国际歌》质疑	(81)

第二辑

“巴尔扎克年”的文化潮信	(89)
巴尔扎克的足迹	(92)
文学巨匠的幻灭观	(99)
《人间戏剧》色调辨证	(104)
巴氏“中国梦”	(110)
等待戈多的《牟利者》	(113)
奥林匹欧的“中国沙龙”	(116)
“雨果年”的传说	(119)
流亡思想家的回归	(126)
基度山楼主的境界	(130)
基督山古堡梦幻	(133)
播种者的收获	(136)
《茶花女》的秘密	(140)
悲惨世界的荷马	(146)
“人民戏剧”的先驱	(151)
《茅庐血恋》	(154)
《伊纳赫依》	(158)
巴黎公社的精神遗产	(163)

第三辑

土伊勒里宫的音乐会	(169)
工人的迪尔台	(174)
《自由引导着人民》	(177)
鱈鱼的厄运	(180)
塞尚——被弃者的肖像	(184)
斯坦伦纪念碑	(187)

维莱特花园	(190)
梦幻画家马可·夏加尔	(192)
马可·夏加尔的爱情组画	(195)
罗丹故园今昔	(197)
艺术的境界	(201)
匠心雕出伟大的生命	(204)
走火入魔遁空门	(209)
东方艺境的求索	(211)
史萧宁女士的中国画	(214)
“菲芭”的启示	(217)

第四辑

圣米歇尔的旧书摊	(223)
《火线》上的《光明》	(227)
驱散夜的黑暗	(232)
闪耀心辉的颗颗碧玉	(238)
为了女性的自由	(243)
普天下,太阳兄弟!	(247)
诗魔的善恶	(250)
“摩尔塔楼”的奥秘	(257)
空灵魔女	(259)
冲破围栏的白鹤	(261)
《疆场》的胜者	(267)
“愿我的骨灰洒进黄河!”	(269)
皑如山巅雪,斯人独高洁	(272)
长城上的燕子	(275)



第一辑



《布吕赫的幽灵》作者罗登巴克纪念碑



魏尔伦自画像



波德莱尔的一夜情人阿波罗妮·萨巴蒂埃



《樱桃时节》作者克莱芒之墓

布尔热湖浪漫曲

布尔热湖是法国最大的自然湖，静静躺卧在萨瓦省。从巴黎乘火车到尚贝里市，离湖就不远了。

复活节，忙碌经年的人们纷纷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这时，克丽斯蒂娜邀我同游布尔热湖，先到湖边的埃克斯·莱班市参观。

埃克斯·莱班是欧洲闻名的温泉。希茜皇后、玛丽·露意莎皇后、雷卡米耶夫人、萨拉·贝纳尔都曾来过这儿，而最喜欢此地山水的当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这位女君主迷上了布尔热湖旁的特莱塞沃山岗，企图将那一方水土变为英国的租界，在萨瓦也开辟一个“香港”，遭到法国人严辞拒绝。

我们朝埃克斯·莱班市中心走去。途经弗尔博物馆时，克丽斯蒂娜领我看里边的“拉马丁卧室”。“这儿一切照旧复原，家具都是1816年原状。”克丽斯蒂娜说，“当时，朱莉·查理是拉马丁的女邻，患有肺病。她自知不久于人世，可还是跟拉马丁有了那段秋末的夕阳恋，由此产生了诗歌名篇《湖》。”

我知道，《湖》具有十九世纪诗歌的浪漫美，但若读当代法国文学，就会发现人们已经不再欣赏那种过时的残恋哀歌，而更兴及时行乐。当然，话说回来，时光里能反射出一种让人避开世态炎凉的清辉，寄情于不竭的幻想之中，也是游人来埃克斯·莱班，追溯拉马丁轶事的情趣。

我们没停留多久，就走出弗尔博物馆，从温泉广场穿过，漫步到康帕努司门。此门是高卢贵族康帕努司为其家族精修的葬仪建筑，高出地面9米多。

“罗马帝国时代，人们相信温泉与冥界沟通，故而时兴在温泉

旁边筑墓。”克利斯蒂娜介绍道。

“无独有偶，这相当于我们中国所称的‘黄泉’。我有感而发，说，‘你知道，中国古代兴土葬，人故去后埋到黄泉，因而有‘九泉之下’的说法。”

“可见，东西方文化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深入研究起来，一定蛮有意思。”克利斯蒂娜看着石门上的壁龛说，“这里面都是康帕努司亲族的胸像。康氏的祖父母、兄弟姐妹都由此门经过，下到了‘黄泉’。”

我仰面细瞧，发现那实际上是一座大墓碑，呈拱门形，象征从阳世通向阴间的入口。现今，游人经过此门，也没有想得那么远。

这儿是欧洲花开最繁盛的城市。从康帕努司门沿狄安娜神殿林阴道到市政厅，再到温泉公园，处处树木荫翳，艳葩绽放，洋溢着一种温馨的生活气息。温泉公园里有拉马丁铜像，由那儿至特莱塞沃山岗，就到了今人竖碑追念诗人旧迹的地方。

特莱塞沃山脚下，伸展着布尔热湖，绵延 18 公里，面积 40 余平方公里，最深处达 147 米，堪称萨瓦地区一座内海。

据巴尔扎克在《驴皮记》中描写：“这里水面闪着辉光，是世界上最碧蓝的湖，让人寄寓最深邃的幽思。”

过了午时，我和克利斯蒂娜乘上了去奥特贡布修道院的汽艇，倚舷放眼布尔热湖面，有一只只白天鹅在碧蓝的清水中游弋，宛如片片浮云。

湖上，有人乘坐白帆舢舨舟，有人摇桨划船，或驾驶摩托艇，更有人脚踏浮艇，或潜泳滑水，各显其能，逍遥自在。不过，乘我们这种游艇，能在几小时内绕湖一周。更为可取的是，坐船处于静态，可以更自逸地观察湖上静中有动的美色。

山色水光实在美极了。山崖草木浓淡相宜，笼罩在洁白的云雾里。湖水蓝彻人的心底，还有湖畔金色的苇丛，羽毛斑驳的鸬鹚，野鸭……

“你看东岸，戈尔苏埃山郁郁葱葱。”克里斯蒂娜手指右边湖畔说，“那片森林因山得名，亦称‘神秘森林’，里面有‘仙女阁’。一些画家，像夏瓦纳，一些音乐家，像圣桑、拉赫玛尼诺夫都曾在此汲取艺术灵感。”

我想到的却是拉马丁。上午在弗尔博物馆看了大卫·丹热为他雕塑的胸像，现在觉得他的幽魂在湖上游荡，感到他的诗句在湖水里闪烁，记起他在《湖》中所云：让我们在最美好的日子里饱享欢乐！

“瞧！远岸一座黑色山崖。”克丽斯蒂娜眺望远处，又对我说，“那黑色的是夏尔沃山崖。当年，拉马丁就是在那儿从风暴中救出朱莉的。”

我想到朱莉的悲剧。她婚姻不幸，像一枝在寒风中摇曳的灯烛，缓缓燃烧着，一遇到拉马丁，突然像火炬般灼燃，放出炽烈的光焰，一下把自己烧尽，化成了死灰。

不一会儿，游船到了奥特贡布修道院。据传，拉马丁救出朱莉的当晚，两人就在这儿下榻，相互倾吐彼此的渴慕。这座修道院始建于12世纪初叶，为一游吟风格的哥特式群落，历来为萨瓦家族的圣堂，埋葬着40来位该族大公的遗体，其中有绿色伯爵和红色伯爵，都显赫一时，今为尘土，不如诗人拉马丁，名篇流芳，恋者留名。

我们进修道院浏览一番，又乘船返航，回程中论及拉马丁与朱莉的恋情。

“拉马丁在此救起朱莉的次日，两人一同乘船回埃克斯·莱班。”克丽斯蒂娜回到交谈主题，说，“一路上，拉马丁提到卢梭《新爱罗绮丝》的女主人公朱莉，还有夏多勃里昂笔下的印第安女郎阿塔拉，《勒内》中的阿美荔，一曲曲幻想破灭的哀歌。”

“是啊！大凡令人目眩的闪光，都转瞬即逝。譬如天空的星辰，夜夜泛着微光，可一欲流动，就会在瞬间的辉煌里熄灭。”我沉

思片刻，又道，“生活也一样，总是欢愉短暂，痛苦漫长。就说拉马丁和朱莉，两人最后竟不得面诀，可想彼此的痛苦。当然，朱莉死了，痛苦也就没了。”

“女性的命运，大率如此。”克丽斯蒂娜似乎也有感触地说，“上个世纪，画家古斯塔夫·莫罗善画象征幻梦的银鲛。他喻示女性生涯中有一座梦岛，其上环绕着她们的倩思，她们对未知和神秘的痴想，总不免带几分忧郁，致使她们魂游于宇宙太空，在她们生活的终结时晕眩，再跌落地上……”

克丽斯蒂娜一番话，将我引入仙界的奥秘和莫名的伤感。不过，眼前的布尔热湖和对拉马丁《湖》的追忆，还是展示出一种极富诱惑力的情境。听着《湖》上逝水的余音，我们不知不觉返抵埃克斯·莱班。

在一座水上咖啡厅，我们稍许歇息，静赏湖景。

“这湖对岸是埃彼纳山，突兀耸立的叫猫牙峰。”克丽斯蒂娜喝着咖啡，眺望远山道，“猫牙峰的名字出自一则神奇的传说：一个渔人从这布尔热湖里捞出一只小猫。猫长大成了一头巨怪，肆虐湖滨。有个勇敢的基督徒浑身是胆，武艺高强，将猫怪打入湖中，留下一颗猫牙在岸上，变成了这座猫牙峰，高度为1400公尺，不时呈现虹色，十分离奇。”

“世界就是这样，猫也能成怪，一味欺凌弱者。”我若有所思地说。

“猫怪被基督徒赶进了湖底，但他若在水里一猫腰，这布尔热湖就浪涛翻滚。”克丽斯蒂娜接着说，拉马丁和朱莉乘船游湖经过埃彼纳山峰时，船夫哼起萨瓦人的圣诗，感动了诗人。”

克丽斯蒂娜又叙述起那一对湖畔情侣斯时的情景。

“你嗓音柔美，唱支歌好吗？”拉马丁有感于萨瓦船夫的圣诗，恳求朱莉道。

朱莉似有卡珊德拉的预感天性，唱起一首苏格兰民歌：

群羊已经回栏，
牧人开始安眠；
我想起一生的忧伤，
老丈夫在一边打鼾……

朱莉一边唱，一边暗喻道：“那唱歌的少妇原有一个情人；此君一心想发迹，去了遥远的印度，多年不归。父母不容那女子再继续等待下去，将她嫁给了一个富有的老头儿。婚后，这位少妇本可以安于舒适的生活，可她还日夜思念那个从此无缘再会的青年。”

“你为什么唱如此悲观的歌？”拉马丁惊问朱莉。

“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多了，就跟德·瓦朗夫人在这萨瓦遇见卢梭时一样。”

“我也不像卢梭到安西湖畔时那般年轻了。”拉马丁表示不赞同对方的态度，“我与圣普勒同庚，而你恰恰也叫朱莉。”

“是啊！圣普勒与朱莉……咱们还没有变成幻影呢。”

读过卢梭《新爱罗绮丝》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圣普勒是朱莉小姐的家庭教师，二人相恋，遭到朱莉家庭的反对，尤其是父亲的阻挠。往日一对恋人的命运给湖畔情侣拉马丁和朱莉罩上了悲剧的阴影。

克利斯蒂娜从拉马丁的朱莉追溯到《新爱罗绮丝》里的朱莉，使我想到很多人都不适于用卢梭那句话：我曾幸福的，故而已经生活过了。

“但是，湖畔情侣的幸福梦，终于成了幻影。”克利斯蒂娜伤感地归结，“《湖》这首哀诗就是那场不幸邂逅的挽歌：

噢，湖呵！离别经年，
她应重来看近前这滚动的恋波；

可瞧呀！在你见她坐过的岩石上，
我一人枯坐，影只形单……

这是拉马丁 1817 年独自赶至布尔热湖的情景。一年前，他在那座湖上的一次风暴中救出克里奥尔血统的少妇朱莉·布舍，二人相约来年秋天在湖畔重会。

“我要争先赶到，享受亲眼看你到来的莫大幸福。”朱莉含情脉脉地对拉马丁说。

可到翌年秋，朱莉患肺病，在巴黎卧床难起。她气息奄奄，不久就像秋叶凋残，在爱的呼唤中死去了。

埋葬朱莉的是她的丈夫查理。此翁远非凡夫俗子，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乘气球升空的法国物理学家，富兰克林和伏特的导师。他不但有科学的胆识，而且为人和善，生活简朴，惟独不能给自己的妻子幸福。因为，他比朱莉整整大 35 岁，几乎可以当女方的爷爷了。对朱莉来说，同查理结婚，自然是一场虚空，难免偷尝禁果，终失乐园。因此，不论对少妇朱莉，还是对她丈夫查理，更不用说苟活下来的诗人拉马丁，布尔热湖都是个悲剧的渊藪。

或许，克丽斯蒂娜并没有想得那么远。她出于诗兴，低声朗诵起《湖》来：

曾记否？那晚我俩泛舟，
只听见远方水天之间
桨手们击水的节奏……

至于我这个现时还生活在过去的人，似乎很难脱离另外一种时空。就说眼下这布尔热湖，横目看去，一望无边，让人自由畅想到水天相接的无穷境界、一个心远情深的诗字。然而，我却难以阅尽这山容水意。因为，自己多年来习惯于纵观，一下就看到面前的

猫牙峰，眼际浮现那山怪的牙齿。我想到了自己国度的另一对“湖畔情侣”。那是在颐和园的昆明湖，慈禧太后每年避暑的万寿山前。男方在赴约前突然被划成了右派，女方去湖畔等待等到的是：男方从劳改营又进了监狱。

确实，一只小猫成精，没入水底，仍然要兴风作浪，何况人的记忆。一个历尽劫难者的记忆，怎么能像眼前这布尔热湖水那般平静无浪呢？

一旁，克里斯蒂娜还在低吟拉马丁的《湖》，一句句抒发人自然的心声：

这样，总是划向新岸，
进入永恒的夜，一去不返。
岁月的汪洋里，我们永远
也难抛锚静泊一天……

近两个世纪后，依然在特莱塞沃山脚下，回响起逝者的密语：
“曾记否？那天……”

湖畔，薄雾飘浮，瞬息幻变，仿佛一个仲夏神话。邻近的水上乐厅传来德彪西的音诗，让人忆起马拉赫美的《牧神午后》：

噢！魔笛，
让你流失的乐音
再度回响于
你等待我的湖上！
我为自己的幻声骄矜，
将长久地把神女们
细说端详……